

七彩云南 媒荐海外

— 中国记协启动海外华文媒体云南采风活动

编者按：

春城昆明，花开如海，气候宜人。4月23日晚上，在昆明这座四季如春的城市里，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、中央和国家机关侨联、云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办的“七彩云南·媒荐海外”全球华文媒体联盟中国行——走进云南活动正式启动。来自五大洲23个国家的近50位华文媒体代表，于4月23日至5月1日，先后走访昆明、玉溪、西双版纳、普洱、凤庆等地。

蓝花楹开抚仙湖畔， 探访高原明珠

4月24日，华文媒体代表团走进此行重要一站——玉溪抚仙湖，实地领略这颗“高原明珠”的生态之美与文旅新貌。

暮春时节的抚仙湖畔，蓝花楹开得正盛。一簇簇紫蓝色的花朵挂满枝头，在初夏微风中摇曳生姿，为碧波万顷的湖水镶上一道梦幻的花边。华文媒体代表们沿着环湖路行进，一边是繁花似锦，一边是水天一色，纷纷驻足拍照，为这番“花海与湖水共长天一色”的景象赞叹不已。

抚仙湖位于珠江流域南盘江水系，是国家“三屏两带”生态安全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素有“玉溪的眼睛、云南的名片、全国的财富”之美誉。它是我国目前内陆淡水湖中水质最好、蓄水量最大的深水区，湖水平均透明度达5至6米，最高可达12.5米，清澈见底；最高蓄水量达206.2亿立方米，占全国淡水湖泊蓄水总量的9.2%，在全国淡水湖泊生态体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长期以来，当地始终坚持“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”理念，通过科学管控、流域治理和湿地建设，确保了这一高原明珠的水质常年保持优良标准，为全球淡水湖泊生态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“中国方案”。如今，流域内分布湿地93块，总面积达3174亩，碧水蓝天之间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。与此同时，抚仙湖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也在精心打造中。2019年，抚仙湖旅游度假区正式获批国家级旅游度假区，成为玉溪市首个、云南省第三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。今年春节假期累计接待游客达129万人次——游人如织的场景，见证着生态“高颜值”向旅游“流量”的切实转化。

走进西双版纳原始森林公园

4月25日，海外华文媒体采风团来到西双版纳原始森林公园，沉

浸式探访这片北回归线以南的雨林秘境，感受原始森林的生态奇韵与浓郁的民族风情。

西双版纳原始森林公园隶属于云南金孔雀旅游集团，景区地处景洪市南郊，距市区约214公里，地理位置优越。公园北以景洪市为界，南跨南板河，于1995年启动建设，1999年5月29日正式对外开放。

据介绍，园区总占地面积27025.55亩，目前仅810亩为开发游览区域，超九成区域保持原生未开发状态，是北回归线以南保存较为完好的原始森林。景区坐拥得天独厚的热带雨林自然资源，原始森林风光秀美，民族风情浓郁，生态基底优势突出。

依托优质热带雨林生态与多元民族文化底蕴，景区坚持以生态资源保护为前提，围绕文旅体验、研学教育、森林康养三大发展方向，深耕孔雀文化主题打造特色文旅品牌。园内布局丰富业态，涵盖孔雀放飞实景演艺、爱妮山寨民俗体验、沟谷雨林观光、高空栈道、丛林飞跃、雨林徒步等沉浸式游玩项目，并联动打造热带雨林文化科学体验馆，丰富研学科普内容。

同时，西双版纳原始森林公园景区深挖民族非遗与本土特色，围绕孔雀文化主题，创新开发冰淇淋、文创摆件、非遗伴手礼等系列特色产品，进一步延伸文旅产业链，实现生态保护、文化传承与旅游发展深度融合。

在太阳转身的地方， 寻双生之城的秘密

云南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在云南的地理坐标中算不上显赫，但它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称谓——“太阳转身的地方”。北回归线穿城而过，将这座小城一分为二，热带与北温带在此交汇。每年夏至正午，太阳直射北回归线，便会呈现出“立竿无影”的天文奇观。古人因



此展开了浪漫的想象：太阳走到这里，转身向北，重回南方腹地。海外华文媒体云南采访团走进墨江时，沿着标志园里那条镶嵌在地面上的北回归线缓缓走过。烈日当头，双脚分立线的两侧，一种微妙的时空交错感油然而生，才真正理解了这种“转身”的诗意。它不只存在于天文观测的瞬间，更蕴含在这片土地滋养的风物人情之中。然而，墨江最令人称奇的，是它的“双生秘密”——全县生活着1200多对双胞胎，双胞胎出生比例高达8.7‰，是世界平均概率的四倍有余。北回归线穿过的大多是荒漠戈壁，唯独墨江是一片绿洲。有专家曾推测，这与当地特殊的水质、土壤微量元素乃至地磁强度密切相关，但至今没有确切的科学定论。于是，答案便交给了传说。在北回归线标志园，媒体代表们兴致很高地喝了当地传说中的“双胞水”，“双胞水”据说源于哈尼先祖诺玛阿美播下的神水，常年不孕的夫妇喝下它后便能得子。当然，这只是饱含祝福的美好想象，所谓“喝了就能生双胞胎”并无科学依据。然而考察团里的记者们仍一饮而尽，不为功效，只为那份朴素而温暖的祈愿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墨江的神奇不只在于1200多对双胞胎，更在于它作为“回归之城”与“双胞之家”的双重身份紧密交织——双生是自然造化的偶然馈赠，而“太阳转身”则是天地运行的不变法则。当两者被一条看不见的纬线串联起来，墨江便拥有了独一无二的文化叙事。在墨江的短暂停留，媒体代表们看过的不仅是北回归线的地理奇观，更是在这条无形的纬线上，触摸到了自然与人文交织的密码。在“太阳转身的地方”喝一杯双胞水，踏上北回归线那一刻的“轮回”之感，更像是一种文化意义的抵达——当媒体人的脚步跨越南北之际，这趟墨江之行本身，已然成为我们在海外传播中讲述中国

故事的独特视角。

云深不知处，雨中有人家

4月27日，细雨霏霏中，60多名中外媒体记者乘车驶入了哀牢山。车窗外，云雾从谷底翻涌上来，将整座山裹成一团流动的白。公路开始变窄，弯道一个接着一个，海外华文媒体采访团的车辆排成一列，在湿滑的山路上缓缓爬行。负责接洽的工作人员是本地人，他笑着说：“这条路很难走，也很惊险，但是也是因为险才值得来。哀牢山要是修成高速公路，那还有什么意思？”是啊，这条路，这场雨，这化不开的雾，仿佛都是哀牢山有意为之——它不想轻易让人窥见自己的真容，于是用艰险和朦胧设下一道门槛。跨过这道门槛的人，大概才算有缘。车子开到哀牢山茶马古道口，小雨轻轻地飘下来。沿着道口，记者们步行至一片原始森林。树干上爬满了苔藓和石斛，藤蔓从高处垂落，像绿色的帘子。空气湿漉漉的，带着腐叶和野花混合的香气，浓郁得有几分醉人。沿着一条泥泞的小径往里走。脚下是松软的腐殖层，踩上去悄无声息。抬头看不见天空，只有层层叠叠的树冠，雨滴从高处一滴滴落下来，落在脸上凉丝丝的。森林里安静得出奇，偶尔一声鸟叫，又很快被雾气吞没。那种静，不是死寂，而是一种深沉的、亘古的静谧，仿佛时间在这里停下了脚步。仿佛闯入了一个被时间遗忘的世界。雾气在巨木之间缓缓游荡，微明的光被层层叠叠的树冠筛成碎片，斑驳地洒在厚厚的苔藓上，映照在水滴上，仿佛是一串串闪耀的水晶。走在其中，人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、放低声响。不是因为恐惧，而是某种本能的敬畏——这座森林不需要谁来打扰，它自顾自地生长、腐朽、重生，按照自己的节律，千年如一日。极目远眺，群山如黛，云海翻涌，天地之间只剩下蓝、白、绿三种颜色。那一刻你会明白，

哀牢山的美不在于某处奇峰怪石，而在于它那种沉默的、包容一切的辽阔。就在这时候，我们见到了向导。他不知从哪条小路上冒出来的，就像是山林里长出来的一棵树。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胡子——浓密的胡须垂到胸前，被雨水打湿了，一绺一绺地贴在衣服上。他黝黑的脸上皱纹纵横，眼睛却亮得像山泉。他穿一件显眼的橙色上衣，肩上披着树皮做的蓑衣，腰间别着一把柴刀，脚上沾满了泥和细碎的枯叶。“跟我走吧。”他话不多，声音低沉，在山林里却格外清晰。记者们跟着他在森林里穿行。他走得很快，时不时停下来等我们，指着一株植物说出名字和用途。他说这片林子里的每一种草木都可以入药、做菜或者祭神。“山养人，人也养山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，胡子尖上正滴着水。天色渐晚的时候，记者们才恋恋不舍地走下山。在与哀牢山告别的时候，仿佛留在背后的不是一个还未被认知的神秘世界，是另外一个星球在地球上留下来的一段故事。随着白雾和森林与记者们渐行渐远，采访团到达大胡子向导的民宿，那几栋木屋建在山坡上，被云雾半遮半掩，像是从水墨画里搬出来的。记者们围坐在几张长木桌旁，喝着热乎的姜汤，品尝着甜美的水果。菜一道道端上来：腊肉炒野蕨菜、酸笋煮鸡、火腿炖山药、清炒苦刺花、一锅黑羊肉，还有一大盆黄色米饭……这些从世界各地赶来的媒体人，此刻不想采访，不想写稿，只想安安静静地吃完这顿饭，互相聊着山上的美景，聊着大山里纯天然的美食，听向导讲他和大山的故事。离开民宿时已是暮色渐现。雨不知何时停了，云层裂开一道缝。哀牢山的神秘，或许，不在于云雾，不在于原始森林，而在于它能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，暂时忘掉山外的喧嚣，重新学会安静。而那个大胡子向导，大概就是山派来迎接我们的使者吧。

(文/王淑华图/蔡蓉涛)

